

香港日報

圖書室藏書

陳大悲著

中華民國卅壹年四月多拾日

新生叢書發刊詞

7937

中國目下正站在歷史的轉換期，不管環境如何惡劣，不管阻礙如何重重，新中國一天一天地成長起來，是確固不移的事實。最近三十年來，中國所經歷的改革，不可謂不多，辛亥革命推倒了君主的專制政體，建立民主的共和，可喜，可惜，單是形式上的改革而已，本質上絲毫沒有新的變化，中國依然停滯在封建主義的階段裏。

民國十五年，在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展開了打倒列強，肅清軍閥的大革命，於是中國對外意識到自己民族的存立，對內逐漸脫離封建主義，向現代化的途徑邁進。在這意義上，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可以說是中國的質的飛躍。

然而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建築於原子論之上，它無視東亞——尤其中日兩民族的運命共通性，從而同文同種的鄰邦却成爲個人主義的民族革命的第一個對象，最後釀成了這次東亞有史以來的大戰爭。這不得不歸咎於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的歪曲的實踐。

在過去兩年之中，伴着事變的進展，我國除自己以外，更意識到東亞，所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一經友邦提出，立即在我國引起廣大的響應，東亞協同體的理論，博得我國智識階級的普遍的共鳴。苟認東亞諸民族的精誠團結為建設大同世界的出發點，則民族個人主義的面影逐漸淡晦，民族協同主義的輪廓日益明顯的甦生中國，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上，不可不說是簇簇新新的。

新中國的建設如何迫切地需要國民的革新，不待我們贅述，本叢書的刊行即為適應這時代的要求，即我們想以最淺易的文字，提供新中國的新國民所應有的教養於一般民衆，使他們得從歪曲的思想和無智之中，解放出來。

我們幸而生在這歷史的大時代之中，我們更幸而在這歷史的大時代之中，得為文化建設運動的一小卒。我們不敢藐視自己的微小的存在，願追隨文化界諸先進之後，永為新中國而奮鬥。際茲新生叢書發刊之初，敢述無辭，以明所懷。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主編者

香
港
牡
丹

・
獨幕劇
・

新
生
命

・
獨幕劇
・

啞
夫
人

・
二幕劇
・

丹 牡 港 香

香 港 牡 丹

・ 獨幕劇 ・

時間：香港陷落之前夜

地點：困守香港的英軍後方醫院

人物：（以出場先後爲序）

鄺碧華……………女護士長，曾出入於高等交際場中，是鼎鼎大名的

「香港牡丹」。

楊光漢……………男護士，不甘於英國人的壓迫，堅信大亞洲主義

的青年。

漢木德……………一個傷心的印度傷兵。

工役二人

印度重傷兵一人……………臥救護牀上的。

阿金生……………英國中級海軍軍官，有小鬚。

莊思敦……………英國軍醫，花白鬚髮。

印度傷兵四人……………有傷在肩部的，有傷腿的，也有折臂的。

景……這是困守香港的英國軍隊臨時佈置的後方醫院。左邊的門，通一間傷兵的大病房。門外靠牆擺着一張寫字桌。因為受到空襲的警報，所以桌上的電燈同那盞由屋頂上掛下來的大雪燈一樣，都是用雙層的黑布罩籠罩着的，由這兩盞電燈下面閃出來的光綫照射到人體上，造成一個神秘和恐怖的場面。

右方一門通外面的甬道，黑黝黝地不見一點兒光和影。

從左右兩個門裡，不時發出一陣陣可怕的聲音來，像是呼痛的呻吟，又像是神哭與鬼哭的令人毛髮悚然。

（幕啓時，寫字桌前一張椅子的後面，薦碧華穿着女護士的白色工作衣屹立着，仰首望着上面的屋頂，像在那裏默禱，又像在那裏哀啼。）

（一聲大爆炸，高射砲驚篤地繼之而響。沉重的轟炸機的吼聲由近而漸遠，碧華嘆通跪了下來，兩手緊抓着椅子的邊緣，眼望着天，像呼救似的新禱着。）

碧華：（以後簡稱「碧」）上帝！上帝！求求您保佑保佑這幾千名保衛香港，英國戰士，加添他們的勇氣，使他們轉敗為勝！求上帝保佑，保佑重慶派來的後援軍隊趕快從九龍那邊打過來，把海面上那一羣殘忍的日本兵打退下去，免得香港幾百萬人口遭受害難！慈悲的上帝……

（由通甬道的門外走進一個白衣男護士來。他叫楊光華。一進門就踉了一下腳，打斷了碧華的新禱聲。）

光華：（以後簡稱「光」）噫！鄰小姐！我勸你醒一醒吧！什麼慈悲的上帝！什麼殘忍的日本兵！日本兵到底殘忍不殘忍，我因為沒有親眼看見過，所以不敢說是，也不敢說不是；可是你現在苦苦哀求的這一位上帝並不慈悲，我可已經領教了好幾年啦！我覺得英國人的上帝並不是我們中國人的上帝！英國人的殘忍，你還瞧得不够嗎。

（左門內又發出一陣比轟炸機的吼聲更可怕的怒吼聲。）

碧：你聽！這不是殘忍的結果嗎？飛機，炸彈，大炮，不是由日本兵艦那邊發出來的嗎？這屋子裏一共有十三個受了重傷的印度兵！打傷他們的炸彈和砲彈，不是由日本軍的飛機和兵艦上發出來的嗎？你還說英國人殘忍，日本人不殘忍！難道說這幾天飛機炸彈把你嚇瘋了嗎？

光：哈哈！你真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看了事實的表面而沒有看到裏面去！鄧小姐，你是一個絕頂聰敏的人，怎麼連這一點理路都瞧不透啊？

碧：我可並不聰敏！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頂笨的人！

光：哼！頂笨的人怎麼會被全香港的高等華人們公稱為「香港的牡丹呢」？

碧：你別瞎扯啦！什麼「香港的牡丹」！那是人家挖苦我的話，你還提他做什麼呀？因為前幾年我還沒有信奉基督教之前，喜歡修飾，打扮，愛看電影明星的朋友，所以他們要這樣的罵我！（接連來了一陣大砲和高射砲的聲音。左門內又發出一陣怒吼聲來。）

光：華！（見碧向他注視，又改稱呼，）喔，鄧小姐！你說這一屋子的印度傷兵是由日本人的炸彈和砲彈打傷的，是不是？這誠然是不錯。難怪你罵「殘忍的日本人」，但是為什麼日本人的炸彈和砲彈沒有打傷英國兵，死傷的却全是印度兵和中國兵呢？因為英國兵自己捨不得去送死，自己躲在安全的地帶，却拿機關槍強迫着印度兵和中國兵到海邊上去，代替他們去做砲灰！這是多麼殘忍的一幕慘劇呀！你仔細地想一想，到底是日本人殘忍呢，還是英國人殘忍？

（說到這裡，他急忙跑到右門外甬道裏去聽了一聽動靜，然後退進屋來繼續他的話。）

光：我這幾天眼看着英國人那種殘忍的精神，看得痛恨極啦！我恨不能飛到日本兵艦上去，領他們的飛機來，轟炸那些英國的少爺兵藏躲的地方！把這一羣黃頭髮藍眼珠的高等野獸消滅一個乾淨，把我們黃種人所有的香港還給我們黃種人！

碧：黃——種——人！嗯！我們是黃種人！

光：對啦！我們是黃種人！日本人也是我們黃種人！無論他們在戰爭的時候，用怎樣殘忍的手段來對付敵人，他們可並沒有拿機關槍強迫着我們中國人去擔任英國的砲火！要幹，他們自己挺起胸脯來衝鋒，他們自己在密集中衝上岸來！這纔是大丈夫的行爲！

碧：呵！原來你的心早就傾向日本入啦？

光：對！因爲我是黃種人吧！我相信，香港的英國少爺兵早晚是要投降的！將來日本兵打進香港之後，決不會像那些既殘忍而又怕死的英國人一樣，把我中國人和印度人看得比狗還不如！我去年到南京去看我哥哥的時候，南京城裏的日本兵倒並沒有香港那些英國巡捕瞧不起中國人的那種驕氣；因爲同種同文的血統關係，並不是大砲和炸彈所能够消滅的！

（右門外送進一陣嘈雜的聲響，碧華跟着光華走出門去探視。）

（一個頭包黃布滿臉鬍鬚的印度兵穿着破爛污舊的襯衫由左門裏一瘸一瘸的出來，襠到寫字桌前，後要偷什麼東西似的，向右門那邊看了看，把桌上一把剪刀偷着塞進椅子袋裏去。）

（碧華突由右門進來，一見那印度兵在桌上偷東西，馬上就高喊起來。）

碧：光——！光——！快——！有賊——！

（光漢由甬道裏匆匆趕來，一進門便看見那印度兵竊着腿想逃進病房去。他三腳兩步追上去把他拉住。）

碧：（跟了光漢過來，走到印度兵身邊，指着他的椅袋：你把什麼東西塞進這椅袋裏去啦？

光：快拿出來還我們！要不然，我就打電話到英國兵營去報告！（忙由桌上取起一疊傷兵的名單來翻着，問那印度兵）你叫什麼名字？

（那印度兵連連向光漢舉手行禮，又從椅袋裡掏出那把剪刀來放在桌上，擡起嘴想退進病房

去，却被光漢一把抓住。光漢拿起桌上的一疊傷兵名單，翻出一張名單來問他。）

光：你叫漢木德，是不是？

漢：是的。

光：你爲什麼要偷剪刀？

漢：因爲我的同伴們要借這把剪刀去用一用！

光：要借？那麼你爲什麼不來問我們借？爲什麼要偷？

碧：你信不信基督教？

漢：（聳肩一笑，哼！我從來沒有信過。可是我常常進英國人的禮拜堂去。）

碧：那麼你還不知道偷東西是犯罪的嗎？

漢：我知道。但是我沒有法子，不能不偷這把剪刀去用一用。因爲我心裡明白，問你們借，你們是一定不肯答應的。

碧：你怎麼會知道我們是不肯借的呢？

漢：這還不明白嗎？我來問你借剪刀，你，小姐，一定要問我，「你拿剪刀去有什麼用處？」

叫我怎麼回答你好呢？我說了實實在在的真話，你一定是肯借給我的。我若是不說真話呢，按着基督教的道理說，撒了謊，不是同偷東西一樣的犯罪？同樣是要犯罪，所以我就決定了主意，等你們兩個人都走出去的時候，我把剪刀偷了去；等我用完啦，我再拿出來放在這桌上，那就等於沒有偷，我就沒有犯罪啦！

碧：（坐了下來，不耐煩地歎了一口氣，）噯！煩死啦！我真不懂你說的是什麼話！什麼叫偷了等於沒有偷，犯了罪等於沒有犯罪？

光：（向碧搖手）慢一點！這裏面一定有一個緣故。我倒要請教你，（向漢）喂，漢木德，你

說你如果說出真心話來，我們一定不肯把剪刀借給你。那麼你何不把你的真心話說出來給我們聽聽？說不定我們會借給你用一用的呢？

漢：（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向鄧楊二人細細地打量一番，走到右門外向甬道裏探望了一回，然後走到光漢身邊來，緊握住他的手，）先生，你是中國人！你是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我現在把我真心話統統的告訴你，你不會去報告那些英國的劍子手嗎？

光：（連拉了兩回手）你放心！我們決不會洩漏你的秘密的！你快說吧！

漢：我老實告訴你說了吧！我們這一間病房裏，一共有十三個印度傷兵！有三個人是重傷，砲彈打傷了這個地方，（指胸部）沒有法子救啦！還有四個也受了很重很重的傷！他們都不要緊！英國人一定可以答應他們在這兒養病，只有我們六個人都是輕微傷……

碧：對啦！你就是大腿裏面有一顆子彈。

漢：是的。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剛纔那位軍醫說我是輕微傷，我大腿裏的這顆子彈用不着動手術，休息一兩天就要派我上火綫去！這屋裏還有五個人都是同我一樣，那位英國軍醫決定他們是輕微傷，明天不是後天，我們都得要被他們強迫着上火綫去，跟日本兵打仗。

碧：呵！原來你是怕上火綫去打仗？

漢：怕打仗？哼！我為什麼要怕打仗？男子漢，大丈夫，爲了自己的國家，爲了自己的民族，那一個不是奮勇爭先的情願趕上火綫去打仗？小姐，你是中國人！你們中國兵跟我們印度兵一樣，沒有一個會怕打仗！可是，要我們替英國兵去送死，請問小姐，先生，你們情願不情願替英國兵去送死？把你們像豬狗牛羊一樣的，英國兵用機關槍逼着你們上火綫去，攔住日本兵的砲火，你們情願不情願？

（光漢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向碧華臉上望了一望。）

漢：哼！你們還沒有嚐過我們那種打仗的滋味呢！前面是日本兵的大砲、機關槍、坦克車，向我們面前衝殺過來，後面是英國兵的機關槍一架一架的埋伏着！你一往後退，英國兵的機關槍跟步槍就向你打過來！前面是死路一條！後面也是死路一條！天吶！（怒舉兩拳）這還像是人的世界嗎？

碧：那麼你拿這把剪刀去有什麼用處呢？

漢：呵！這剪刀大人間有用！他可以免我們的死，可以救我們的命！至少也可以多活幾天在這個可憐的世界上！

碧：（恍然大悟）噯！我明白啦！你打算拿這把剪刀去，在你們六個人的傷口上多割幾刀，多流一點血，把輕微傷變成重傷，是不是？

漢：（拍一下手）對啦！小姐，你真聰敏！我們的心事都被你猜透啦！你可千萬不要拿我這些話去報告英國軍官！他們知道了啦！一定要把我們推出去槍斃的！小姐，先生，你們看見的是英國人的假面具，你們是看不到英國人的真面目的！前三天，我親眼看見英國兵拿機關槍掃射二十幾個印度兵和中國兵，因為他們不肯上火綫，替英國兵去送死！呵！好狠心的英國人吶！

碧：那麼你歡迎日本兵打進香港來嗎？

漢：呵！歡迎！歡迎日本兵，天底下不論那一國的兵能够幫助我們印度人打倒英國人的，就是我們全印度的同胞的救星！我不管你們愛聽不愛聽，我要說一聲大日本人是我們印度人的救星！也是你們中國人的救星！如果日本沒有強起來，你們中國人早就跟我們印度人一樣的被亡國奴啦！（由甬道裏送一片人聲來，漢木德急急忙忙地衝進病房去。）

光：（向碧）你聽見了沒有？

碧：我聽見啦。原來他也是一個有心人！

光：不，他也是一個傷心人！

（兩個中國工役抬進一個帆布救護牀來，牀上躺着一個呻吟呼痛的印度傷兵。碧與尤領着他們抬進病房去。）

（英國中級海軍軍官阿金生伴落英國軍醫莊思敦由甬道裏談笑着走進來。阿手裡拿着一個烟斗，莊手裏夾着一根雪茄煙。）

阿：我們總督決不會妥協！莊博士，您還不知道妥協就是投降嗎？我相信，大英帝國英勇戰士除了打，就是死！決沒有甘心投降的英國兵！

莊：那麼如果三天之內由重慶來的救兵還趕不到呢？

阿：（傲氣十分地噴着煙）趕得到趕不到，那都不成問題！放心吧，莊博士，我們要施了最後一滴血，纔肯放下槍來啊！

（人砲聲又連續不斷響起來，繼之以爆炸聲。）

（剛繞拾傷兵進來的工役抬着救護牀由右門上，左門下。）

莊：（吐了一口烟之後，深深歎了一口氣）唉！我們把頂好的機會錯過啦！總而言之，我們對日本人，估價得太低啦！如果美國和我們能够早一點覺悟，用全力去援助重慶的中國政府，用細細亞人來消滅亞細亞人，今天這一切滿也不至於……

（碧由病房出來，阿尖起嘴唇示意，打斷了莊的話頭，兩個人同時吸了一口烟。）

莊：蜜絲！你看這可憐的印度兵不至於就會死吧？

碧：（由抽屜裏取出打針的盒子，想了一想）我看很危險！我想先給他打麻藥針上止痛，免得他嚷嚷。

（由病房裏送出一陣呻吟呼痛聲來。）

阿：（聽得討厭，搖頭聳肩）頂好你還是給他們每人打一下子麻將針！印度人比中國人還要會噍！哈囉蜜絲，你是一個特別的中國人，對不對？

碧：（冷笑）哈！我還不是跟香港一般人一樣的一個中國人嗎？

（碧捧着針盒和紗布匆匆走進病房去。）

阿：呵！好漂亮的姑娘！我可惜早先沒有學做醫生！喔，不錯！她就是大名鼎鼎的香港牡丹嗎？

莊：是的，她在三年以前，是香港高等交際場中的一朵牡丹花。

阿：現在呢？

莊：現在她是我們禮拜堂頂熱心的一位基督徒啦！

阿：唉！那並沒有法子啦！（一聳肩，表示失望）我真不懂，中國怎麼會出這許多漂亮的姑娘！中國真可愛！

莊：我說，你還沒有結過婚嗎？

阿：呵！我纔不願意結婚呢！我將來如果要結婚的話，也得娶一個像這個香港牡丹一樣的中國姑娘！（拍莊肩）老朋友，我告訴你，我們的李大佐，他對於女人的事頂有經驗。他說過：娶了一位中國夫人，他就覺得他自己是一個奴隸；娶了一位中國夫人，他纔覺得他是一個家庭的主人！哈！中國姑娘真可愛！

（碧又從病房裏匆匆地跑出來，阿向她蹙眼發笑）

碧：莊醫生，剛送來的那個印度傷兵流血流得太多，只怕是不行啦！

阿：好！香港牡丹！那麼把他趕快抬出去海葬就完啦！免得糟踐我們的醫藥費！

莊：（點點頭）我們也去看看去。

（阿跟着莊進病房去。碧也跟着進去。）

（移時，光漢由病房裏氣沖沖地跑出來，怒目握拳，坐在椅子上喘氣，碧出病房，亦露憤憤不平之色。）

（病房內發出一陣怒吼聲。）

光：華，你看，這還是人的世界嗎？把沒有斷氣的傷兵，抬出去沉到海裏去！把重傷的兵當輕微傷看待，明天還要逼着他們去上火綫！我這碗飯不願意吃啦！等莊醫生出來，我馬上就向他辭職，不幹啦！

（病房裏一陣騷擾聲被一聲鎗聲震壓住。）

（阿金生握着手鎗由病房內退出門來。）

阿：（向病房內，）誰敢再反抗，我就打死誰！你們一群反叛，還不知道大英帝國軍令的威嚴嗎？

（莊由病房中追出來，勸阻阿。）

莊：好啦！打死了一個，也儘够聲說他們的啦！你又何必動肝氣呢？這也犯得着嗎？英國人是英國人，印度人是印度人！你還情願跟他們站得一般高低嗎？

（又是一陣大砲聲與爆炸聲。）

病房內，喊「打倒英國人！打倒殘暴的英國人！」

（阿吹警笛的時候，漢木德帶着四個印度傷兵由病房裡衝出來，向阿身上猛撲，碧與光急逃向右方去。）

（四個英國憲兵由右門外握着手鎗進屋，向漢木德等瞄準。阿與莊乘勢退向右方去，憲兵逼五個印度傷兵到左方。）

阿：把這五個叛徒押去立時執行槍斃！

（四個憲兵兩前兩後押着五個印度傷兵出右門。阿與莊乃跟着出去。）

（大砲聲與爆炸聲又起。）

光：天吶！爲什麼這砲彈不打到我們這裏來呢！我情願跟他們同歸於盡！

（一排槍聲出右門外送進來）

（病房內發出一陣怒吼聲。）

光：可憐！可憐這五個印度人死在日本人的砲彈下面，倒死在英國人的槍彈下面！

碧：（乾哭）噯！天吶！上帝呀！我今天可覺悟啦！我今天可看出英國人的真面目來啦！

光：我只求日本兵趕快衝進香港來！

碧：（像剛纔一樣的跪椅子後，向天祈禱，）慈悲的上帝！求您趕快指導日本兵衝進香港來！

求上帝啓示我們全亞洲的黃種人，大家聯合起來，把這些野蠻殘忍的英國人轟出香港去！

（一陣怒吼聲應着一陣更猛烈的大砲和爆炸聲中幕徐徐落。）

新
生
命

・ 獨幕劇 ・

時間：現時

地點：京滬線某鎮

人物：（以登場先後爲序）

胡方氏……………胡覺非的老娘

胡玉貞……………小學校教員，方氏的女兒

郵 差……………可不登場

胡覺非……………玉貞之弟，胡家的浪蕩子

胡篤夫……………方氏的丈夫，商人

李忠良……………胡家左隣

張 某……………愛國護路團主任

團員若干名

景：簡陋樸素的舊式客室。後面窗外透進陽光，分明是秋季的午前，左方一門通內室右方，門通外面。

開幕時；屋內無人。右門外有叩門聲與一個女人的叫門聲。胡方氏忽忽由左門出。她手里拿着一件破的棉袍子，嘴裏應着外面敲門的人急急忙忙拿下眼鏡，並且揮好那正在做活的針。

方氏（以後簡稱「方」）來啦來啦！請你等一等！（她趕出右門去。不多一會工夫，她帶了她的女兒胡玉貞進來。玉貞把手里捧着的一包書和紙放在桌上。）

玉貞（以後簡稱「玉」）媽！您怎麼一個人在家呀？爸爸呢？

方：你還問呀！你爸爸到上海去了五天啦！這兩天我老是一個人在家裏，悶得什麼似的，今天是星期日，我以為你一清早就回來的。誰知道一直等到這回兒，早飯也做好了半天啦，你還是沒有回來。我剛拿起你爸爸的一件舊袍子來補，哈，你可回來啦！（她坐了下來繼續縫補。）

玉：我本來打算在學校里把我教的那兩班小學生的作文都改好了再回來，我們校長偏要在今天星期日開什麼校務會議！鬧到這回兒剛完！可是爸爸怎麼又到上海去了呢？

方：唉！你爸爸聽說那個工廠快要復工啦，所以他趕快跑到上海去見王經理，免得讓別人把他的飯碗搶了去。還有你弟弟去了這三個月連一點消息都沒有！唉歲數大的人那一天忘得了兒女的事？所以他想托上海那些老朋友打聽打聽你弟弟的下落。

玉：噫！弟弟可真不得了！

方：怎麼啦？你瞧見了嗎？

玉：不是的！我弟弟在三個月以前，向李順昌西裝店借了一套人家掛在玻璃窗裏做樣子的西裝，約定當天就要還給人家的。誰知道他去了三個多月；連一封信都沒有給人家。李順昌的老板，李一腿，是我們鎮上頂厲害的壞蛋！他因為我介紹他做了我們學校裏的校服，所以才會把這套西

裝借給我弟弟，說是拿去看樣子的。自從弟弟去了之後，他就三天兩天來追問我。他說沒有衣服就得這九十塊錢。媽！您想，我當一個小學教員，一個月能拿多少錢的薪水？我又不敢告訴您，怕您着急，今天可不成就啦！他簡直鬧得我們學校里的同事們全都知道啦！您說我丟臉不丟臉呢？我這個好……兄弟害得我好……好苦呀！

（她一手攔茶几上，烏烏咽咽地哭做起了。）

方：唉！這個天打雷劈的孽種！也不知道死到那兒去啦？

（方氏見玉貞哭一個沒有完，忙放下活，走過來安慰她。）

玉：（帶哭聲）她……他可死不得！他……他死啦，你又沒有第二個兒子！女兒有什麼用呢？（大哭。）

方：好孩子！別哭！你一哭，我多傷……傷心啊！

（方氏用手絹拭完了玉貞的眼淚，母女對看着，狀極悽楚。）

（外面又來一陣猛力的叩門聲。）

玉：來啦！來啦！媽！準是那個西裝店老板追回家來了！您看怎麼辦？今天可是沒有錢是不行的！這傢伙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

方：不要緊！好得我床底下還埋着一只金戒指，金子漲了價，押出錢來還給他就得了！（又是一陣叩門聲。）

玉：來啦！來啦！（她要去開門，却被方氏攔住，不許她站起來。）

方：我去開門去！他總不能動手打我這老太婆吧？

（玉貞站起來，看方氏走出右門，站在門口側轉頭聽外面的聲音。）

（方氏帶了一個送快信的郵差進來，她手里拿着一封快信。）

玉：媽！是誰來的信？讓我看！

（她把母親手里的快信搶了過來，拆開就看。）

玉：哈哈！是爸爸來的快信！

（方氏進左門，取出一個圖章交給郵差：郵差在快信條子上蓋了章，點一點頭就出左門去。方氏跟他出去。方氏進門時玉貞已將信看完。）

玉：爸爸說，工廠在一個月內就要復工了。王經理說，從前用過的舊人一律復職，而且還有加薪的希望。爸爸今天早晨乘快車回家來。（她看自己的手表）時候差不多了。爸爸快要到家啦！

方：好！我給你們預備飯去！等你爸爸回來再開飯好不好？

玉：好，我還不餓！

（方氏入左門後，又探頭出來。）

方：玉貞，你爸爸來信上沒有提起你弟弟嗎？

玉：沒有提，大概是打聽不出消息來吧！

方：唉！真是！

（方氏長歎一聲進門後，外面又來一陣叩門聲。）

玉：哈哈！爸爸回來了！

玉貞趕出右門去開門。方氏跨出左門，陪笑着臉準備歡迎她的老伴侶。）

（玉貞跟着她的弟弟，覺非，由右門外進屋。）

覺：媽！我回來啦！

（方氏驚喜交集地走近覺非。他趑趄高氣揚的坐了下來。他身上穿着一套半新舊的西裝，嘴裏含着半根香煙。）

（玉貞與方氏站在一邊，察看覺非西裝及鞋上的泥污。母女相顧搖頭。）

玉：弟弟，你這一趟玩得够了嗎？你可知道媽心里……

覺：哼！玩兒還有個够的嗎？姊姊，你真是外行，你的見識也太淺薄啦！怪不得只配一輩子當個小學教員！

玉：哼！你呀！（她坐在他對面的那張椅子上，怒目向他，要哭出來的樣子。）

方：你姊姊爲了你，今天還受了很大的委屈，連學校里都不好意思再去了！

覺：什麼事？（猛然的站起來，由袴袋裏拔出槍來，走近玉貞身邊，）姐姐，誰敢欺侮你？你快告訴我，我給你報仇去，反正我這條命也不打算要了！

（方氏玉貞二人見手鎗都嚇慌了。）

玉：弟弟，你這手鎗是什麼地方來的？

覺：（槍尖向玉貞），你先告訴我，誰敢欺侮你？

玉：你先把手鎗放下來！我，我怕！

覺：（非常得意地把手鎗藏進衣袋），好！你說！

玉：先說你這一身西裝是不是李順昌做的？

覺：李順昌？（想了一想）喔！原來李順昌那個一條腿的老王八到你學校裏去，向你要我那套西裝，是不是？

玉：你那身西裝呢？

覺：哼，我早就賞給我的勤務兵啦！他逼着你要那九十塊錢，是不是？

玉：對啦，他也不過隨便說說罷啦！

覺：（傲然點點頭）嗯！那還好！若是他敢壓迫你的話，我馬上就去把他幹啦！他若是客氣的話，

我待一回兒賞他一百元錢就得啦！（在衣袋里取出鈔票，）好！我把這錢交給你！（把一疊法幣交給玉貞。方氏與玉貞均愕然。）

方：覺非 你這許多錢那兒來的？

覺：這許多錢？哈哈！我的媽！這就可以算許多錢了嗎？許多錢還沒有拿到手呢！等我這一筆大款子拿到了手，哼！媽，您也不用在這裏住破房子啦！姐姐，你也不用去當什麼小學教師啦！咱們一塊兒搬到上海去，買新汽車，造大洋房，讓你們都開開眼！讓你們都知道被親戚們瞧不起的胡覺非，也會有今日這一天！

玉：今天這一天！弟弟你今天做了什麼官啦？

覺：做了什麼官？（拿出手鎗在手裏轉着，）我呀？我不說！說出來，怕你們見譏淺，胆子小，要替我着急！

（玉貞向覺非渾身上下打量一番，又向她母親右了一看。）

玉：弟弟，你是不是加入了什麼游擊隊啦？

覺：嗯！差不多！老實告訴你們說了吧！我已經加入共產黨啦！我現在就在新四軍的政治部里做工作。

方：什麼？做了共產黨啦？你這個天打雷劈的！

覺：（槍頭向方氏，）你再碰我就開槍！你們太不把我當人看待啦！你們瞧不起我，可是你們敢瞧不起我手裏的小傢伙嗎？

（方氏倒退幾步。玉貞站到方氏前面。）

玉：弟弟，你把鎗放下來！你還不知道媽是胆小的嗎？你還記得剛打仗的那一年，飛機上掉下一個大炸彈來，媽嚇得三天沒有吃飯嗎？

覺：我可管不了這一套！你可知道，今天的胡覺非已經不是四個月前，甘心受你們欺侮的胡覺非了嗎？

方：畜生！難道說你連母親都不認了嗎？

覺：那也得看情形！爲了黨的紀律，爲了我個人的安全起見，我就不知道什麼叫做父母！我們的訓條「但求成功，不擇手段」！

方：（向玉，）他真變了一個殺自己老娘的共產黨啦！

覺：我告你說，老太婆！你侮辱我個人還不要緊！你再要侮辱我的黨，我就要你的命！

玉：好，你既然加入了共產黨也好！各人有各人的政治主張，我也不能夠勉強你！可是你今天怎麼想到回家來的呢？

覺：（在椅子上坐，將手鎗在茶几上一拍，）我今天要辦一點公事，順便到這兒來看看你們。開了半天，我還沒看見爸爸呢！

方：你爸爸到上海打聽你的消息去啦！

玉：爸爸乘今天的早車回來，一回兒就要到家啦！

覺：（驚躍起，）什麼？爸爸一回兒就要到家來啦？是不是由上海坐早班飛機快車回來？

玉：是的，你也想見見爸爸嗎？

覺：（天良發現似的向天望着）要見……爸……爸……！只怕今生我們再也見不到爸爸的面啦！

（堅決地，）好！再見吧！我走啦！

（覺非拿起手鎗，轉身就走出右門去，却被玉貞搶上前去，拼命攔住他的去路。）

玉：慢着！你別走！你爲什麼不願意見爸爸的面？

覺：（掙扎不脫，只得站住，）並不是我不願意見爸爸，只怕爸爸這一輩子不能夠回來見我們啦！

天啊！怎麼會有這樣巧的事呢？難道說……

（外面送來一聲驚天動地的爆炸聲。三個人全嚇昏了）

方：這是什麼聲音？

覺：這是鐵路炸斷的聲音！

王：弟弟，你怎麼知道這是鐵路炸斷啦？

覺：哼！我怎麼會不知道？老實告訴你們說了吧！我們胡家轉一轉家運，全靠這轟一聲的响！

王：什麼？你……你埋炸藥炸斷了鐵路……

覺：（苦笑）哈……除了我，還有誰有這樣大的胆量！哈……我就希望爸爸沒有坐這一班車回來！

（方氏與王貞相對無語。半晌，方氏由棹上取信給覺非。覺非看信，呼吸頓促。）

覺：（向天）難過說這就是所謂冥冥中的報應嗎？（一轉念搖搖頭，）不！我不能信那一套！我是受過黨的訓練的人！還能夠有這樣的迷信嗎？

王：弟弟！你是在什麼時候埋的炸彈？

覺：天還沒有亮，我就像賊一樣的帶着兩位同志去幹這偉大的救國工作！就在那邊小木橋旁邊。

王：為什麼偏偏要在今天呢？

覺：因為今天早班車上有一個非除掉不可的敵人！

王：那麼爸爸萬一受了危險，你！你自問良心，怎麼對得起生我們養我們的父母呢？

覺：爲了黨，就顧不得家，受過我們黨的訓練的青年，就不知道有家這一樣東西！不瞞你說，我今天回來看看你們，已經是違反了我們黨的紀律啦！（外面一陣急促的叩門聲和叫喊聲）

王：來啦！等一等！噯呀！好像是爸爸的聲音！

（覺非急得不知所措，把懷里的手鎗又拔了出來，遞給母親。）

覺：媽，你趕快把這枝手鎗丟到後面井裏去！姊姊！慢一點兒去開門！（方氏不接手鎗）

（覺非又把鎗放入懷裏，想出去開門，却被玉珊住）

玉：弟弟！你去不得！你趕快躲起來，說不定他們會挨家挨戶的搜查呢！

（覺非忙進左門，方氏隨入，外面叩門聲叫喚聲更急）

（玉貞出右門，方氏由左門出，坐下來，假裝縫補棉袍）

頭破血流的胡篤夫由李忠良扶持進左門。玉貞隨入）

玉：爸爸，您怎麼啦？

李：大姑娘，你爸爸在火車上受的傷！你先扶你爸爸進去躺在牀上！一回兒鐵路局裏就會派醫生來

看他的。胡：不！讓我先在這兒坐一坐！

（他坐在一張藤椅上）玉貞你去倒兩杯茶來！我嘴裏乾極啦！

（方氏端出兩杯茶，玉貞將一杯茶遞給他老父，一杯給李忠良）

玉：李叔叔！請用茶！

李：大姑娘，我不喝茶，我馬上就去找醫生來給你爸爸看傷，你瞧！這也是你們祖上的德行，這一

邊是太陽穴！這一邊是頭頂，全都是受不得傷的！可巧你們老太爺的傷在這中間，真是天保佑！恭

喜恭喜！少陪啦！

玉：謝謝李大叔！

李：別客氣，我一會兒就回來！再見！再見！（玉貞送李出右門，篤夫一眼看見覺非，忙坐起。）

胡：啊？覺非，你也回來啦？

覺：（走到父親身邊，屈膝欲跪，）爸爸！您受驚啦！

胡：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覺：我……我剛回來。

（王貞跟着愛國護路團主任張某進右門。後面跟着兩個團員，三枝鎗都向着覺非。）

張：舉手！（覺非兩手高舉，張搜覺非衣袋，拿出兩疊鈔票。）

張：你這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覺：我？我自己賺來的錢！

張：你是由那兒賺來的？快說！（覺非欲逃，便將鎗口緊靠着覺非胸口，）你再動！我就開鎗！你這錢是不是埋炸彈的賞錢？

覺：我沒有埋什麼炸彈！

胡：（由藤椅上猛坐起，）什麼？是你埋了炸彈來炸我！

張：快說吧！你的同黨已經被捕，把你的姓，都招出來，你想賴嗎？

覺：我不想賴！男子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炸彈是我埋的！與旁人不相干！你抓住的並不是我們的同黨！他們是不地種田的！他們看見我在那兒做秘密工作，藏了我十塊錢的竹槓去？

我們的同黨？哼！你們就沒有法子找得着啦！

胡：該死的東西！你居然同黨！你居然會埋炸彈！要炸死你自己的父親，是不是？（他要站起來）

（覺非，却被張一手擋住。）

覺：（跪父親）爸爸，兒子再也想不到，爸爸也會這一班車上！

胡：啊？那麼你如果知道我在這班車上，你還炸不炸呢？

覺：那我當然不會這樣傻啦！

胡：那麼你什麼要埋炸彈？

覺：因為我們得到情報，這一班車上有一個頂兇狠的敵人，我是奉了黨的命令去執行的！萬想不到……（嗚咽）

胡：好！總算還有點兒天良！早知道我在車上，你就不去埋炸彈了嗎？那麼你可知道，這一個炸彈炸死了多少可憐的老百姓？那一個不是人家父親的兒子？那一個不是人家兒子的父親？你只知道你自己的父親，你就不知道，在這個時候，有多少人家在那裡哭父母，哭兒女？那些死的，傷的，那一個不是可憐的同胞呀？你還要盡天良的東西，居然會下這樣的毒手，給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做走狗！我，我恨不能一鎗把你打死！

覺：爸爸，兒子知罪啦！想不到……唉！我也不願意多說啦！我現在懊悔……（站起）
胡：你懊悔什麼？

覺：懊悔我剛才不該把那枝手鎗扔到後面井裏去。

胡：什麼？你還打算拿了手鎗來打死我，是不是？

覺：我……我要打死我自己！

張：好！你真不願意活了嗎？

覺：是的，我不願意再給共產黨做槍子手啦！我願意馬上就死！因為我活着比死還難過！

張：（向團員甲）把你的手鎗借給他！

團員甲：是！（將鎗給覺非。）

覺：（接過手鎗）爸爸！不孝的兒子，從此……

方：奔過來抱住他）孩子！你！你！死不得呀！

覺：（推開他母親）媽！妳不要管，我就是自己不死，國家的法律也不能容留我這個殺害同胞的人存在世界上！與其到刑場上去槍斃，還不如我自殺！媽！你的養育之恩，兒子只可以來生再報

啦！（一起鎗，向自己太陽穴一扳，鎗不响。）

覺：啊？你這手鎗里沒有裝子彈嗎？

張：天下那兒有幫助人自殺的道理？我原是要試試你，沒有自殺的勇氣和決心！你決心自殺，可見得你懺悔是真的！你是受了共產黨的愚弄，以至於幹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來！你現在恨那些指使你的共產黨嗎？

覺：我恨！我情願馬上就把他們殺一個乾淨！

張：好！你肯領我們去抓他們嗎？

覺：我願意帶你們去！可是這三枝手鎗，不是他們的對手吧？

張：我，可以帶大隊人馬去搜捕的！只要你肯領我們去！

覺：走！我願意去！就是死，我也甘心。

張：（向胡）先生！恭喜你！現在你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兒子啦！（向覺非）你現在可以將功贖罪，爲國民政府去出力！以前的你，剛才已經自殺啦！以後的你，是一位救國家救民族的和平戰士！我可以向你作一個負責任的保證，你已經得到你的新生命啦！

覺：是真的嗎？（出乎意料之外的喜容）

張：我可以把我的生命來保障你的生命。

胡：哈！我的兒得到新生命啦！張團長我真感激你！我現在一點兒都不覺痛苦啦！哈哈哈哈哈！

（父子二人抱頭含淚而笑）

（方氏和玉貞也過來撫摸覺非的肩頭和頭髮）

方：好兒子，恭喜你！這是我們祖宗的保佑！

玉：好弟弟，恭喜你，今天得到了你的新生命，——暮落！

新 生 命



啞
夫
人

(二幕劇)

・法郎士原著改譯・

時間：現時

地點：南京

人物：以登場先後爲序

劉景賢……………地方法院院長

劉夫人……………啞吧

蘇升……………劉宅的聽差

老金……………劉宅的廚子

費梅庵……………大律師

高佩德……………外科醫師

第一幕

佈景：某法院長住宅的一間書房。房裡偏左方有書櫃，書桌，椅子等物，偏右方有沙發茶几及簡樸的陳列。右後方有窗及一門通外。左後方有一門通內，門窗外有梯通樓上。

開幕時：蔣升站書桌前，忙著整理桌上文房四寶等件，嘴裡哼着流行的歌曲。一會兒他又走到窗前去，向外瞭望，厨子老金提菜籃由外進門，放籐伸腰。蔣升乘其不備，偷他籃裡的一個小瓶。老金迴頭發覺，拉住蔣升的手。

老金（以後簡稱「老」）：嘿！客氣一點兒！你偷我的醋瓶子幹什麼？老蔣，你想吃醋嗎？

蔣升（以下簡稱「蔣」）：哈！我還以為是酒吶！得，別嚷啦！留着給老爺吃吧。這瓶子還你。

老：淨想偷老爺的酒吃，賊骨頭！

蔣：啊，別神氣啦！你偷得還不够嗎？

老：得，得！這叫做瞞上不瞞下，哈哈哈哈！老爺啊？

蔣：老爺在樓上跟太太聊天兒吶！

老：老爺跟太太說話？用的是那一國的話？

蔣：用啞吧國的話（他學啞吧做手勢發怪聲）

老：哈哈哈哈！你真有一套！

（外面有人敲門，老金下。）

蔣：誰呀？請進來吧！

（費梅庵進屋。）

費梅庵（以下簡稱「費」）：院長在家嗎？

蔣：請問，您貴姓？有什麼事嗎？

費：我是入律師費梅庵。我跟你們院長是老同學，今天特地來拜望他。這是我的名片，請你替我去通報一聲。

蔣：步，費先生，你請坐。我上樓去請我們老爺下來。

費：好，好。

（蔣進左後門，正遇劉景賢。）

蔣：老爺，費大律師來拜望你呀？

（劉景賢掀簾出。）

劉景賢（以下簡稱「劉」）：哈！梅庵兄，原來是你呀！

費：呵！景賢兄！少見得很吶。

劉：老友，您好啊？

費：托福，還過得去。聽說您來做縣當地方法院院長，本當早就來給你賀喜；無奈事情太忙，總沒有得到機會。你近來好嗎？

劉：還不錯，我也聽說您在上海當大律師。買賣很好嗎？

費：哈哈，那有您當院長的發財呢？

劉：什麼？發財？哼！老同學，你還跟我開什麼玩笑？你還不知道嗎？我們這兒現在要辦行新國民運動，實行廉潔政治。所以，除了幾百塊錢的官俸之外，不義之財一個錢也不能要。呵！你還以為我們這兒做官的還跟以前那班貪官污吏一樣嗎？唉！那麼我們何必耍革命吶？

費：呵！可敬可敬！（翹大指）真不愧為廉潔的院長！真給我們同學增光添臉！

劉：呵！說了半天話，也沒有讓你坐。請坐呀！

費：好，我坐我坐。

劉：蔣升！茶啊？

蔣（捧茶盤由右後門出）咳！老爺，茶來啦！費先生請用茶。

費：好，謝謝。

劉：梅庵兄，您有什麼見教嗎？

費：特來拜望院長。

劉：我知道，你是一個忙人，沒有要緊事，你決不會來。

費：哈哈，讓您猜着啦！我真有一點事要拜托你。

劉：喔！那麼，請問是什麼事呀？

費：因為我們鄰居有一個孤苦伶仃的孤女，她父母遺產被她的遠房叔父趁著事變的機會給她霸佔啦！連她一個人的生活費都不管，所以纔委托我來替她辦。起訴的呈文稿子已經帶在這兒。請你先看一看，等湊進來之後，請你就給她秉公的批一批。

劉：好，只要真是霸佔的話，我一定要幫她的忙。

費：景兄，你為什麼這樣的愁眉不展？難道說你還有什麼心事嗎？

劉：是嗎？我自己倒不覺得。

費：呵！我知道啦！您正在那裏準備娶一位新夫人，是不是？

劉：啊？你還沒有知道我新近結婚這件事嗎？

費：呵！嗟呀，我失禮啦。

劉：咱們老同學還講這虛套幹什麼？我是三個月以前結婚的。娶的是我們一位同事周科長的胞妹，年紀很輕，長得也還相當的漂亮。

費：三個月以前的事嗎？恭喜恭喜！

劉：同喜同喜。您那時候沒有接到我的請帖嗎？（做手勢）

費：沒有沒有。那時候我正在香港，而且我的事務所已經由英租界搬到了法租界！唉！可惜沒有先通知你，連吃喜酒的機會都錯過啦！那麼一定是一段美滿的姻緣囉？

劉：唉！還談什麼美滿？老實告訴你說，我這位夫人是一個嘔吧！你看，這麼痛苦呀？

費：怎麼着？你的新夫人是一個嘔叭？

劉：對啦！一句話都不會說的嘔叭（做手勢）

費：呵！那麼難道你在結婚以前沒有知道新娘子是嘔叭嗎？

劉：起先自然是知道的。不過，當時因為我看見她人品很好，而且她的哥哥又是我的一個心腹；所以我以爲太太不會說話並沒有什麼。係。誰知道我們結了婚之後，我的痛苦一天深似一天！簡直的一點兒樂趣都沒有！

費：噯，嘔叭有嘔叭的壞處，可是也夫嘗沒有好處呀！

劉：不成不成！梅庵兄，你替我想一想，一天到晚忙著辦公事的人，回到家裏來，總想在太太這方面找到一點兒安慰呀！我回到家裏來，聽不到她一句話，只是跟她兩個人做做手勢；等到手勢不夠用的時候，只可以用筆談；好像我一個不懂日本話的人娶了一位外國太太一樣。你想，這多麼麻煩。所以我一清早醒過來就跳下床來躲開她，因為我怕她向我做手勢。（做手勢。）

費：噯？竟有這樣的痛苦嗎？

劉：唉！還有比這個更厲害的呢！跟一個嘔叭住在一塊兒連我自己也快變成嘔叭啦！我跟她學做手勢學成了習慣，等到我跟別人說話的時候，我也要用手一比一比的做起手勢來啦！有一天，我在問案子的時候，對一個強盜也做起手勢來，（做手勢，）引得同事們跟旁聽的人全都忍不住

要笑啦！

費：呵！可真了不得！我已經看出你做手勢習慣來啦！

劉：現在你明白我的痛苦了吧？

費：明白明白。嚶，啞叭！啞叭也許可以治好的。嚶！尊夫人是又聾又啞的嗎？

劉：聾，她才不聾呢！她的耳朵比松鼠還要靈，連一丁點兒的聲音她都聽得見！

費：這樣看來，她這啞叭病並不是治不好的。又聾又啞的人是沒有辦法的，光是不會說話，她的耳朵可聽得見那是好治的！只要請一位好的外科醫生，在她的舌根底下刮一下子，她立刻就能說

話啦！噢！您怎麼啦？

劉：什麼呀？

費：哈！難道你還不知道嗎？由你這公館出去，向東走出巷，再往右手一拐灣，就有一塊專治聾啞

的大招牌。那位外科醫生姓高，名字叫佩德，好像是由印度或是西藏什麼醫科大學裏畢業回來的。聽說他治好過許多啞叭。你何妨請他過來看一看呢？

劉：嚶？真有這樣一位醫生嗎？那好極啦！那麼我立刻派人去請他來。

費：什麼？你一定要去請他嗎？

劉：那自然囉！隨他要多少錢，我都願意出！只要他能夠叫我的太太說話！

費：這你倒要仔細的考慮考慮！你細細地比較一比較，到底一個太太還是能說話的好呢？還是啞叭的好？你娶了一個啞叭夫人，當然有許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也未嘗沒有許多好的地方吧？（站起來）嚶，這你倒要自己拿定主意。我可要告辭啦。

劉：忙什麼呢？再坐一回兒談談不行嗎？不瞞你說，自從娶了這位啞叭太太之後，一碰到一個會開口說話的知己朋友，我就高興得了不得。

費：我不能再坐啦。我還有三件案子的當事人在我事務所裏等着我呀！

劉：好，那麼再會！

費：再會，可是請你看一看那一張呈文。這個姑娘實在太可憐啦！唉！太可憐啦！

劉：哈哈！奇怪！大律師居然也有真心可憐人的時候！

費：說實話！你大公祖如果不替她打一個抱不平的話，她真快要餓死啦！這是我親眼目覩的一段慘史！望大公祖明鏡高懸，救救這一個弱小的孤女！

劉：可否請你飯後再來一踫？我馬上就派人去偵查。如果真有霸佔孤女遺產的證據，我今天就可以批示出來的。

費：那好極啦！謝謝你，大公祖！將來這位小姐一定要重重地酬謝你！

劉：這是什麼話？我剛才不是早就說過，我們國民政府要實行廉潔政治嗎？談到酬謝的話，那不是賄賂公行嗎？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費：是，是，我知罪啦！請你原諒！下午再見。

劉：再見。恕我不遠送啦！

費：不敢不敢。再會。

（費出右後門。）

劉：蔣升！

（蔣升由右後門出）

蔣：嗟！老爺！

劉：趕快給我去請一位高佩德高大夫，就在東邊巷口，往南一拐灣就是啦。

蔣：嗟！高什麼大夫？

劉：高佩德！高佩德！快去快回來！

蔣：噯！高佩德大夫，高佩德大夫！

劉：記住了嗎？

蔣：記住啦！（走兩步）高……？老爺，高什麼？

劉：高佩德！高佩德！

蔣：高佩德大夫。老爺，是不是請他馬上就來？

劉：（怒）是的！請他馬上就來給我們太太瞧病！

（蔣出右後門）

（劉夫人拿着絨線活由左後門出來）

（劉剛坐下批閱公文。）

劉：真麻煩！聽差的真難用！不是太笨啦就是太壞啦！蔣升這傢伙，真是既笨而又壞！（突然發現太太站在桌前）啊？你怎麼又下樓來？我正在這兒看公事呢！你怎麼不在樓上做絨線活呀？

（劉夫人發啞聲，做手勢，表示在樓上太寂寞，無聊，想下來坐坐，決不妨害他的辦公。）

（劉想了半晌，誤解她的意思。）

劉：什麼？你嫌樓上那個椅子不好嗎？不舒服？要我一個人把這一張沙發搬到樓上去？這我那免損得動呀？

（劉夫人知其誤解，很着急，又做手勢重述剛講的意思。劉仍誤會。）

劉：啊啊啊？啊啊啊？（模仿啞叭發聲，）喔，你叫我到樓上去陪着你一塊兒坐着談談？不行！我這時候太忙！沒功夫！唉！太太你請上樓去吧！

（劉夫人見他依然不懂，更加着急。她走到他身邊，推他坐椅上，推他的手去拿筆，然後她自

已緩步走到沙發前坐下做活。）

（劉這才恍然大悟。）

劉：哦！我明白啦！原來你是一個人在樓上覺得很寂寞，下樓來，坐在沙發上，你做你的活，我辦我的公。是不是這個意思？

劉夫人連連點頭，表示很興奮，很感到安慰。）

劉：好一位賢德的太太！你真能够體恤你的丈夫！呵！太太！你長得多麼美呀！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頭髮，你的身材，簡直的沒一樣不美！就只有這一個缺點……不能夠開口說話！假如你能够說話，你心裏喜歡不喜歡？

（劉夫人連連點頭，表示喜悅。）

劉：假如你能够親熱熱熱地叫我一聲，那我真要快活死啦！連你自己也喜歡得了不得吧？

（劉夫人鼓掌大樂。）

劉：太太！我有一個好消息報告你，待一回兒就有一位專治嘔吐的高大夫要到我這兒來，給你治病！他能够叫您馬上就說話！

（劉夫人樂到手舞足蹈。）

劉：太太！請你先生一回兒，我還得趁這回兒功夫，趕幾件公事出來！

（蔣升領高大夫由右後門入屋。）

（劉夫人忙進左後門去。）

蔣：老爺，嘔吐專家高大夫來啦！

劉：喔，高大夫！您好？

高佩德（以下簡稱「高」），皖長，您好？請問，您有什麼吩咐？

劉：請坐請坐！兄弟搬到這兒的日子不多，所以沒有知道近鄰中就有您這樣一位高明的啞叭專家！

高：不，我本人還能够說話，所以我不能稱為啞叭專家！我是專治啞叭病的醫師！

劉：是。我今天剛聽到您的大名，所以特地派人請您來給我治病！

高：哦？您又不是啞叭！您的口才很好囉！

劉：噯呀呀！我又說錯啦！不是請您來給我治病，是給我的太太治啞叭病！

高：哦！原來您夫人不會說話？

劉：我想有了高大夫這樣一位專家，這南京城裏就可以啞叭啦！我頂怕的就是啞叭到我衙門裏來打官司，唔哇唔哇的一句話說不清楚，常常弄得我莫名其妙！

高：那不要緊！聽着啞叭打官司的時候你就給他一個糊裏糊塗的判決，反正啞叭吃黃蓮，有苦也說

不出呀！哈哈哈哈哈！

劉：哈哈！請問高大夫，你治啞叭是怎麼個治法的？

高：這容易得很！我稍微動一點兒手術，用頂小的刀子在尊夫人舌頭上這麼一來，再給她吃一點兒

藥就好啦！這事兒簡單得很！

劉：那麼用什麼刀子呢？

高：（打開藥箱）器械全在這兒。院長！你看，這是刀子小刀子，這是大錘子，小錘子，還有大

鉗子，小鉗子，樣樣都有。

劉：噯呀！治啞叭病還要用這麼許多傢具呀？

高：這叫做寧可不用，不可不備。尊夫人現時在………？

劉：她剛上樓去！好吧，那麼就請您上樓去看一看吧！來，我給你提這皮包！

高：不，還是我自己來吧！不敢當，不敢當！

高：呵！還是大公祖先請！
劉：好，好，讓我來領路！

——幕落——

第二幕

佈景：與第一幕同，惟已過去四五小時，所以陽光已由東轉到西。

開幕時：劉景賢坐書桌前批閱文卷。蔣升在旁邊倒茶。右後門外有叩門聲。

蔣：來啦！誰呀？

（蔣出右後門，引費梅庵進屋）

費：呵！院長！您真是太勤勞啦！

劉：哈！費入律師！你來得正好！請坐請坐！

費：啊！實在對不住得很，又來打攪你啦！剛才我送來的那一個呈文，您已經看過了沒有？

劉：噯呀！還沒有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是你的令姪女被人家吞沒遺產，是不是？

費：不是不是。是我的一個當事人，她是一個孤苦的弱女子，被她的叔父趁着事變的機會，吞沒她

父親給她的遺產！而且她那個叔父確實是一個有名的大痞！所以請您主持公道，幫助這女孩子爭回她應得的遺產。

劉：唉！如果沒人來攪我，那個呈文我早就給您批好啦！（由桌上一堆文卷中翻出那一張呈文，）這不是嗎？唉！我這回兒正在這兒受用你若舉的那位啞叭醫生的好成績吶！都是因為聽了你的話，害得我受盡了罪！

費：怎麼着？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劉：唉！你今天上午不是給我介紹了一位啞叭醫生嗎？你走了之後，我馬上就派人把那位高醫生請了來，他把內人從頭到腳都檢查了一遍，看是不是真的啞叭，後來他動了一點兒平衡，又給了一包白麵子的藥，叫我太太吞下去。不到一刻鐘功夫，我們太太居然說開了話啦！

費：呵！恭喜恭喜！你的太太居然會說話啦！

劉：噯！真說了話啦！這我可受不了啦！

費：哈！真治好啦！你還不喜歡嗎？我說高佩德的醫道真不錯哩！真不愧為啞叭專家！那麼尊夫人說些什麼呢？

劉：她開口就說她不願意住在南京，她要搬到上海去住！她不要我在南京做官，她要我到上海去，在她舅舅當買辦的那個洋行裏當什麼大寫！

費：呵！她一開口就有這許多的話嗎？

劉：噫！她的話多着咧！一直說到這回兒，她還沒有住過口！

費：哈哈！可見她心裏悶着的話太多啦！這你可不能不謝謝我呀！這是我給你介紹的一位好丈夫呀！這你還不高興嗎？

劉：噯！高興得太高興啦！

費：這也不能怪你！可不是嗎？一向不會說話的啞叭太太，現在居然會說話，而且還，够說得那麼多的話！你自然應當高興的囉！可是……你……你爲什麼還那麼樣兒的皺緊眉頭呢？難道說尊夫人說的話不大清楚嗎？

劉：很清楚，可是說得太多啦！你走了之後，這幾個鎖頭，我這兩個耳朵裏就聽見啦啦啦啦啦啦啦，簡直的沒有一刻停，如果她每天都是這樣的說起話來，我可受不了啦！

（劉急得在屋裏打轉。）

費：老同學！（拍劉的肩膀）把心放寬一點兒！我早就料到啦！所以我剛才勸您仔細的考慮考慮，然後再去請醫生來，除了您做慣了啞叭太太的丈夫，那是例外。普通當老爺的人，能有幾個不怕太太旁敲側擊的？你那位太太的話呢，好比泉水一樣，壓得太久啦，一旦開了口，立刻就要噴出來！這不過是一時的情形，過了兩天就會好！老朋友，別着急！倒是我那個孤女爭回遺產的案子，你總得看老同學這一點兒薄面，替她伸伸冤，真是功德無量！

劉：好！你放心！我就給你辦！

費：得！那麼我等一回兒再來。回見！

劉：回見！恕我不遠送。

（費出右後門。）

（劉剛落座，劉夫人嘴裏唱着歌，手裏拿着絨綫活，由左後門出來。）

劉：深深歎了一口氣，向夫人看了一眼，埋頭辦他的公事；又聽夫人歌聲攪擾，一手掩耳，嘴裏高聲朗誦，「是爲父母雙亡，孤苦伶仃，族人霸產，懇求主持公道事，孤女陳韻霜……」

夫人：什麼？你說的是陳雲裳？就是做「木蘭從軍」的那個陳雲裳嗎？陳雲裳也到你這兒來打官司來嗎？

劉：唉！不是的！這是一個孤女，名叫陳韻霜，她父親給她的遺產，全被她的叔父霸佔吞沒啦！（又拿起繼續朗誦。）

夫人：她不是也叫陳雲裳嗎？

劉：唉！不對的！這個女孩子叫陳韻霜！韻是音韻的韻，霜是風霜的霜！不是演電影的陳雲裳！夫人：（在手心裏寫了一遍）韻霜？這名字簡直的不通！風霜的霜怎麼會發出音韻來呢？你趕快替

她改名字！

劉：這我豈管得着嗎？當官司的人，我當院長，都要一個一個的給他們改起名字來。我還忙得了嗎？

夫人：那麼你忙你的事，我做我的活吧！誰也別攪誰！好不好？

劉：好！好！好！……

（劉拿起筆來批那張呈文。）

（夫人也開始結起絨線來。）

夫人：哈！不錯！你這件坎肩兒上的領子還是大一點好呢還是小一點兒的好？

劉：（憤極擲筆）什麼？什麼？

夫人：我說坎肩兒的領子還是要大一點兒的好呢？……

劉：唉！你就別給我做啦，成不成？我還可這許多公事要批呢！

夫人：（垂頭喪氣的繼續做她的話）好，我給你做得不大不小的，反正只要你這個人腦袋套得下去

就得啦！

（她又繼續寫字；她又繼續做活。）

劉：唉！真要命！我連一點兒頭緒都沒有啦！

夫人：你瞧！你又說話啦！還嫌我多說話呀！

劉：請你靜一靜，成不成？

夫人：成！我決不來攪你，只要你肯靜一點兒就得啦！

劉：（擲筆）你不開口，行不行？

夫人：行！可是，我表弟的那封信，你到今天還沒有答復他呢！你想，我們上海那一班親戚朋友，

誰不在那兒譏笑你，挖苦我？他們都以爲我們到南京來是爲發財來的！誰知道我們在這兒窮吃後空，還要寅吃卯糧！簡直的比在上海還不如！只我這一個表弟，他對你是表同情的！他說你以身作則，實行廉潔政治是應當的！他說你到南京來參加和平運動，爲的是救國救民！你沒有瞧他來的信嗎？他把你簡直的恭維到了天上去！他只要求你給他一個小位置！你就是自己衙門裏安插不進去，你不會把他介紹到你的老同學王校長那兒去嗎？人家爲了給我們通信，上海的許多朋友都在那兒罵他呢！計不定他祇會有生命的危險呀？喂！景賢！你到底聽見了沒有呀？

劉：（又擲筆）聽見！聽見！我全都聽見！你那個表弟恭維我，爲的是要到南京謀一個差使，是不

是？
夫人：是呀！你還不知道在上海肯跟我們常常通信的親戚，只有他這一個人啦！他因爲跟我們常通信，快要受到危險啦！你還不知道嗎？

劉：危險？（急得跳了起來）什麼叫危險？一個人只要自己做的事，對得起自己的國家，對得起自己的民族，任何危險，我都不怕！我告訴你說，凡是有誠心誠意，做救國救民的工作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在危險的環境裏面奮鬥出來的！怕危險的人就不配做革命的工作！我們的國父孫先生，他老人家一生都在危險中奮鬥着！凡是我們所挨的罵，所受到的危險，他老人家早就挨盡受盡啦！所以今天全中國的同胞都極願尊稱孫先生爲國父的緣故，就因爲他老人家不怕人罵，不怕危險！我們的國父，我們的領袖，都是不怕人罵不怕危險的！爲什麼我要怕人罵？爲什麼我要怕危險？

夫人：你不怕人罵，你不怕危險，可是不能叫我的表弟也不怕危險呀！

劉：他害怕危險，他就別理我們，別跟我們通信，成不成？哼！你還不知道你那位表弟的心理嗎？

他在美國人開的洋行裏當洋奴當了七八年啦！現在美國人開的洋行都關了門啦！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想望南京跑。他以爲有我這麼一個表姊夫在這兒當院長，他就可以安安穩穩地到南京來做官啦！太太！你是一個知書達禮的人，你並不知道我們中國的政治所以不能上軌道的原因嗎？就因爲一個人做了官，他的窮親戚，窮朋友，窮同鄉，一五一十的往他衙門裏鑽！鑽得他走投無路，應酬不了，只得往別人的衙門裏送！於是乎你幫着我照顧窮親戚，我幫你介紹窮同鄉，這樣的拿政府的官職做應酬朋友的禮物。我們的政治還能够實行廉潔嗎？謝謝你的令表弟！（向夫人作一揖）他愛怎麼樣罵我，隨他去罵吧！我只要對得住國家民族，對得住自己的良心，怎麼樣的罵我都不怕！

夫人：瞧瞧，你這人，真是！不分青紅皂白，拿好人當壞人！我表弟，他是一向佩服你的人！你怎麼冤枉他要罵你呀？

劉：如果在上海佩服我們的人都想我把他們帶到南京來做官的話，我情願他們不佩服我！我這情願他們罵我！因爲躲在租界裏仗着英美人的勢力來罵我們的人，全都是甘心讓他們的子子孫孫做英美奴隸的人，要抗戰，乾脆跑到重慶去抗去！要和平，就跑到我們這裏來！大丈夫做事要做得光明磊落，不論走那一條路，我都佩服！惟有那些躲在英美人保護的租界裏，高喊抗日號，冒充愛國志士的人，我死也不佩服他們！他們愛怎麼樣罵我，隨他們去罵吧！（說完話，他在屋裏團團轉。）

夫人：得！得！你去辦你的公事吧！別發牢騷啦！

（劉勉強就坐，舉筆凝思。）

劉：唉！真是！……什麼東西！

夫人：噢！我叫你辦公。你怎麼又說開話啦！這樣嘮嘮叨叨的，把人都要磨死啦！

劉：哈！你也知道怕煩嗎？

夫人：爲什麼不怕呢？你看，我連一個字都不說啦！

劉：好極啦！

夫人：我的嘴唇再也不動一動！

劉：那就頂好啦！

夫人：你看，我做我的活，你寫你的字，我連一個字兒也不說！

劉：（討厭）這才對！

夫人：我讓你安安靜靜地辦公事

劉：是的（含糊答應）。

夫人：快辦你的公事吧！辦完了我還有許多事要跟你商量呀！昨天我還不會說話呀，所以什麼事兒都耐着性兒沒說出口來！今天我可要……（見劉提起筆來，她皺眉忙搖頭）好！好！

別說啦！你也別開口，我也別開口，我決不再攪你！

（劉學筆狂揮。夫人一心做活。她一回兒又想起什麼事來了，站了起來，又坐了下去，又走到劉書桌前看他寫字。）

劉：你請坐！別看我呀！

夫人：哈！這回兒可是你先開口啦！喂！你有完沒有完呀！

劉：（高聲）噯！你這樣的鬧下去，我的太太，我的老太太，我今天怎麼還完得了呢？（夫人落坐。劉朗誦）「孤女深閨弱質，遭此非常事變，已屬驚魂不定……」

夫人：（突然躍起）噯呀！不好！你聽！你聽！什麼地方兒着火啦？你聽見沒有？

（劉到窗口側耳凝聽，一無所聞，歛氣搖頭，又擲筆在桌上。）

劉：唉！真要命！

夫人：你趕快叫蔣升他們出去看看去！這火可不是鬧着玩兒的吶！去年上海，一大家人家失了火，害得鄰居們死了三個大人五個小孩子！

劉：噯呀。我的天！（要哭出來的樣子望着天），可憐可憐，我劉景賢！我這一輩子沒有造過什麼孽呀！

夫人：景賢！什麼事兒害得你這樣叫苦連天的？是不是剛才放下筆來的時候把你的手指頭碰疼啦？

來！讓我看一看！

劉：唉！我連一分鐘都忍受不了啦！

夫人：景賢，真的，你應當休息一回兒啦！別辦那些討厭的公事吧！

劉：（猛拍桌一下，厲聲質問）噯！我的太太！你永遠不肯停嘴嗎？

夫人：哦！原來是因為我在這兒攪了你啦？好啦！你別着急：我一定不開口啦！

劉：我的老天爺，請你別再說話，好不好？

夫人：好，我還是做我的活去！

（夫人仍坐沙發上結絨線。劉繼續揮毫。移時，夫人忽有所得，猛的站了起來。）

夫人：景賢，我想還是這樣子吧！你既然怕我說話討厭，你還是趕快把我送回上海去！我在南京實在的住不慣！要什麼沒有什麼！夫子廟建康路那一帶的百貨商店不用提啦，就連中央商場，也看不到一件新樣子的衣料，沒有講究一點的化妝品！不要說福利公司跟惠羅公司啦，就連新新公司麗華公司那樣的百貨商店都沒有！教我們太太們怎樣住下去呢？再要在南京住上一年半載，我快要變成一個鄉下人啦！你呢，一兩個星期回上海來看我一趟！上海到底是我們的家呀！呵！可愛的上海！連上海弄堂裏的垃圾桶都比整個兒的南京要美得多！你如果怕上海有危險

，不敢常常來看我的話呢，我可以請我舅舅想法子，讓工部局裏派美國巡捕到火車站來接你下車，送你上車；因為，你是知道的，我舅舅是公共租界的華董，這一點忙，他是一定肯幫的。

景賢！你聽見了沒有啊？

劉：聽見啦！你要到上海去，你只管自己去！我是早就打定主意啦！在租界沒有收回之前，我決不回上海去！我不願意受美國人美國人的保護！

夫人：景賢！我爲的是你呀！你不是恨我會說話嗎？

劉：什麼？我恨你會說話？那麼我剛才爲什麼要請醫生來給你治好啞吧病呢？

夫人：噯？你不恨我嗎？那麼好啦！我就不到上海去好啦！你也犯不著生什麼氣呀！

劉：太太！我的腦袋快要像炸彈一樣的炸開來啦！我真是快要發瘋啦！（他捧了頭站起來，又在屋裏亂轉。）

夫人：噯呀！我看見你難受到這樣子，我也快要哭出來啦！景賢，請你靜一靜好不好？這樣子容易生氣，是要傷身體的呀！我的景賢！你可憐可憐我吧！

劉：（跳起來），我的太太！你也可以憐可憐我吧！我的耳朵裏裝滿了你的聲音，連我的肺都要迸裂啦！（高聲）蔣升！蔣升！蔣升！

蔣升由右後門入。

蔣：噯！老爺！有什麼事？

劉：你趕快把剛才那個大夫再去請來，叫他立刻就來！你說我們太太的病更厲害啦！快去請來！蔣：噯！我去！我就去！

（蔣升出右後門出。）

夫人：景賢，你去請醫生來幹什麼呀？我沒有病啊！哦！你的手指頭碰疼啦！要他給你看一看，是

不是？來！讓我來先給你看一看！有沒有腫起來？

劉：（走到書桌前，以拳擊桌）我的手並沒有傷！我的心可疼極啦，你要我到上海去！你要你舅舅借美國巡捕來保護我，你要把你那位做慣了洋奴的表弟請到南京來做官！這些話已經够我心疼的啦！你還要噎噎噎噎噎噎噎噎噎的沒有一個完！太太，我也得受得了啊！我想再去請那位高大夫來把你恢復原狀，讓你再變成啞叭！我情願一輩子陪着你呱呱呱呱地做手勢！

夫人：什麼？你還要讓我當一輩子的啞叭嗎？景賢，你好狠心呀！（她哭倒在沙發上）救命啊！你們快來救命啊！我不願意再當啞叭呀！

（她忽的從沙發上躍起，匆匆進左後門，跑上樓去。）

劉：老金！老金！

（廚子老金捲起袖子由左後門出。）

老：老爺，我在廚房裏殺雞子，誰在這兒殺人啊？

劉：老金！雞子別殺啦！你趕快上樓去，把住樓梯，別讓太太再下樓來！我要聽見她說一句話，

我馬上就要進瘋人醫院去啦！你要是放他下樓來，我就要你的命！快去！快上樓去着住她！

老：老爺，太太……

劉：別費話！快上樓去！

（劉推老金進左後門。）

（費梅庵又由右後門進屋）

費：什麼事，大公祖，忙成這樣子？

劉：費大律師，你來得正巧！一我正要趕完你那件公事啊！

（劉歸座，拿起那呈文來看。）

劉：（朗誦批詞）「本孤女陳韻霜父母雙亡，孤苦伶仃，甘作洋奴，想到南京來做官，明明是投機份子，藉租界為護身符，高唱無底抗敵之邪說，置黃帝子孫於萬劫不復之地！」啊

（劉與費四目相對，半響。）

劉：老同學，你看我是瘋了吧？

費：（點頭）。噯，差不多，怎麼一個孤苦伶仃的孤女，會置黃帝子孫於萬劫不復之地呢？

劉：唉！這都是你——兄舉荐的那位高大夫幹的好事呀！

費：哈！我早就說過啦！（同時發聲作手勢）

費：老同學！你這不能埋怨我呀！

劉：對啦！我一生就只有這一回太魯莽從事啦！好容易娶到一個不會說話的夫人，那是老天爺賞給我的，我人生少有的幸福！偏偏要去請一位醫生來把她治好！唉！我要打自己的嘴巴！

（蔣升由右後門引高大夫進。）

蔣：老爺，高大夫又來啦！

劉：噯呀呀！我的救命王菩薩！高大夫，請你趕快上樓去，給我賤內治一治！

高：什麼？（驚）我的藥不好嗎？沒有效驗嗎？

劉：太好啦！太有效驗啦！高大夫，您真高明！

高：那麼好啦！為什麼現在還要請我來呢？

劉：請您把她再治一治！

高：尊夫人現在沒有什麼痛苦嗎？

劉：他倒是一點痛苦都沒有啦！痛苦的可是我！

高：喔？你會有痛苦？那麼你爲什麼要我去看尊夫人呐？

劉：高大夫，我的救命王菩薩！他現在太會說話啦！他的話比不論那一位喜歡多嘴的太太還是說得多！當初我只希望你給他稍微說一點話就足夠啦，誰知道他從上午十點鐘，你走了之後，一直到现在，足足有五個半鐘頭，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聽得我連公事都給批錯啦！我簡直的要瘋啦！現在我請你再把他恢復原狀，讓他當一輩子的啞叭！我情願陪他做一輩子的手勢！

高：什麼？你這不是給我們當醫生的開頑笑嗎？不瞞你說，真能够治好病的醫生這年頭兒已經是不可多得的啦！什麼？當醫生的可以教病人恢復他的原狀，讓他再去害病？這句話要不是由你院長嘴裏說出來的話，哼！我可就要不客氣啦！（做要打他嘴巴的樣子。）

劉：高大夫，請您恕罪！實在我今天氣昏啦，語無倫次，請別見怪！可是，我真要求你把我太太再變成啞叭！

高：這個小事，我倒沒學會！院長，另請高明吧！

（高拿藥包就走。）

劉：梅庵兄，你得幫我一點兒忙呀！難道說，幾十年的老同學還甘心看我太太折磨死嗎？

費：高大夫，無論如何，請你想一個辦法！

高：什麼辦法？把一個不啞的人變成啞叭？我可沒有這辦法！就是，有辦法，這也是犯罪的行爲呀！

難道說大院長跟大律師連這一點兒法律都不懂嗎？

（劉費愕然，相顧無語）

費：噯，對！犯的行爲，我們都不能夠做的！但是，高大夫還，什麼通融，辦法沒有呢？

高：通融的辦法當然是有！但是這也是犯法的行爲呀！

劉：高大夫何妨說出來聽一聽呐？

高：劉院長不是嫌太太的話說得太多，聽得討厭嗎？

劉：著啊！

高：這容易辦！要聽不見太太的話，只要把老爺的身架治響啦就得了！大律師，這不也是犯法的行爲嗎？

費：不，只要老爺自己願意變成響子，你醫生當然不至於犯刑法！

劉：什麼？把我治成響子？（急用兩手掩耳，走開去。）我不幹！我不幹！

費：據我看，當院長的是響子，並沒有什麼不方便呀！而且這裏面還有大大的好處！

劉：這倒要請教！

費：院長是響子，這一方面聽不到原告的話，那一方面也聽不見被告的話，這樣一來，他可以不受虛情假話的欺騙，倒可以秉公判決，主持公道啦！

高：而且我的治法也很簡單！只要吞下一包紅藥麵去，馬上就可以一絲一毫的聲音都聽不見！

劉：不行不行！我不能因爲太太愛說話，把自己變成一個響子！

高：那麼因爲老爺怕煩，把太太變成啞叭，這就算是合理的嗎？（老爺由樓上急急忙忙跑下來。）
老：老爺老爺！不好啦！我情願搖鋪蓋，馬上就滾蛋！你這位太太我可伺候不了啦！你別怪我，誰也受不了！你聽！唱一個沒有完！

（夫人在樓上唱着歌下來。）

劉：混賬東西！你怎麼讓他下樓來的呢？蔣升！趕快去把她鎖起來！

費：噯噯！院長把太太鎖起來，這太不像話啦！

（夫人由左後門出。）

夫人：啊！這兒有這許多客人？（向僕人）你們站這兒幹什麼？還不快去倒茶麼？

高：（翹拇指，向費），好一位賢德的太太！

費：真不含糊！

高：劉太太，我把你的舌頭治得怎麼樣？

夫人：太好啦！高大夫，我真應當一輩子感謝你！你的手術真高明！剛治好的時候，我覺得舌頭底下有點兒不自然！這會兒我覺得靈活得多啦！可是我總竭力的忍耐着，不許自己多說話！高大夫，是不是？太太們太會說話啦，也是會招人討厭的！諸位，如果你們疑惑我將來會變成一個愛說話的女人的話呢，我從此以後不再開口也行！

劉：瞧！他又說不再開口啦！

夫人：現在請你們二位評一個理兒！我表弟好心好意的要捧他——我這位老爺——偏要冤枉人家不存好心！我說他若是怕我多說話呢，不妨把我送到上海去，他也可以每星期六到上海來看我！因為我母舅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華董。他老人家可以想法子，派美國巡捕來保護他！

劉：高大夫，請你趕快給我吃那個藥吧！

高：好！這就是！（打開藥箱，取出一瓶藥來，倒一點兒在蘇升剛端來的茶杯裏）那麼，你不後悔麼？

劉：後悔的就不算人！我不願意聽到美國巡捕保護我的話！

高：費大律師，你是證人！

費：好！我是證人！

（劉吞藥）

高：怎麼樣？

劉：（試聽）哈！一點聲音也聽不見啦！

人 夫 囉

夫人：景賢，我勸你別那麼固執！上海到底是一個好地方！我們終久是要回上海去的呀！

高：劉太太，劉院長耳朵已經聾啦！

夫人：什麼？他聾了？我可不信！

高：這沒有什麼不好懂的！他怕你要白種人來保護我們黃種人，所以他寧可變成一個聾子！

夫人：哼！我有法兒叫他聽見我的話！

費：不行不行！劉太太，你這一輩子辦不到啦！

夫人：你們瞧着吧，景賢，我的愛！你聽見了沒有？（劉搖頭。）哦！真不聽見嗎？你這老渾蛋，

你這老糊塗！你簡直不知道好歹！你連美國人是我們中國人的救星都不知道嗎？

劉：我聽見啦！太太的好話我一句都聽不見！壞話我可全聽見啦！

高：哈哈哈哈哈！

王

——幕落——

（全劇完）

新生叢書之十五

香港牡丹

著者：陳大悲

主編者 張 榆 芳

發行者 大楚報社發行課

美口：江漢路七十號

中華民國卅一年三月出版

每冊壹

753741

